

畬族母语使用现状探析

赵 峰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福建 宁德 352100)

摘 要:地处福建东部的宁德市, 历代以来一直是畬族的主要聚居地。目前全市畬族人口近19万, 约占全国畬族人口1/4。随着现代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交通、通讯、传媒的普及, 畬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据调查, 目前能较好地掌握畬语并流利地进行交流的不到闽东畬族人口的36%, 从界定濒危语言的各项指标来看, 畬语的使用功能已经处于比较危机的状态, 而且随着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 畬语使用功能衰退的趋势将越发明显, 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

关键词:畬族; 濒危语言; 功能

中图分类号: H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735(2009)04-0113-04

畬族是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位于福建东北部、通称闽东的宁德市, 一直是我国畬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的畬族聚居地。按2008年人口统计, 宁德市畬族人口近19万, 占福建省畬族人口的1/2, 全国畬族总人口的1/4。宁德市9个县(市、区)的124个乡镇中, 有8个畬族乡, 畬族人口占30%以上的民族行政村235个, 畬族人口占千人以上的乡镇58个。

一

历史上, 畬族因战乱于元末明初由闽、粤、赣交界地区迁入闽东各地。“畬族”的“畬”原作“𪚩”, 据《广韵》:“𪚩, 烧榛种田。”《集韵》:“𪚩, 火种也”。胡耐安《中国民族志》:“畬民, 一称畬客, 又称畬民或余民。畬一作𪚩, 又通作畬, 或别作畬。旧称畬僛或畬蛮。畬字训义‘烧榛种田’, 亦即‘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 亦可解释为‘种山的人’。畬和僛是同族, 实可说畬是僛的分支。”^[1] (P254)《清稗类钞》:“畬客产于处州, 或称其为盘瓠之遗种。其至处州, 当在顺治朝, 盖由交趾迁琼州, 由琼州迁处州也。对于官长, 自称畬客, 汉族亦称之为畬客, 或曰客家。若见面相称, 则曰我边人……牧牛马, 伐薪, 担而卖于市, 与男子同处, 勤耕作, 善歌, 汉族称曰畬客歌。温州金华亦有之。类居深山, 金华人则谓其为回人, 殆非也。在金华者皆业耕种, 间有入伍为兵与制造首饰者。妇女面目姣好, 不缠足, 蹑花鞋。或曰畬客即社民, 在闽、浙间, 俗讹为余民, 而又讹为畬客, 盖汉时所谓山越也。”^[2] (P54-55)

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及《广东新语》字均作“𪚩”^[3] (P1536)。《说文解字》收“畬”而无“𪚩”字, 可见, “畬”当是其正体, 而“𪚩”则是其异体, 现选用“畬”为正体。

考察闽东畬族的文化史, 我们会发现处在强势的汉族家族文化势力包围下的畬族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品质, 容易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进行畬文化的再改造, 其自身的发展即是一个不断与周边汉文化互动的过程, 畬族没有记载本民族语言的文字, 历来都用汉字来记录本族歌谣、族谱等。

通过长期的畬、汉交往, 起源于宋元时期的近代畬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成分, 形成现代畬语。而闽东片区的畬族人口多, 聚居点多, 且基本连成一片, 因而, 本区的畬语方言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比其他方言区都小, 保留的古代、近代畬语成分也比其他方言区多^[4] (P24-32)。考察闽东畬语的使用情况, 不仅具有代表性意义, 同时将有助于我们对畬语的现状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为我们今后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二

有学者认为: 畬语属“双语萎缩型”语言, 即双语人以老年人或中老年人为主体的, 平均年龄一般较高,

收稿日期: 2009-06-12

基金项目: 2007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072035)。

作者简介: 赵峰(1967—), 男, 福建福安人,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研究方向: 汉字及汉语言方言。

中青年或青少年大多已转用新的语言,成为单语人。群体内部主要的交际工具是转用的新语言,随着老年双语人的减少,语言转用过程逐渐结束,成为新的单语群体。并且认为畬族转用汉语的单语人数占全民族总人口的 99.74%,双语人数占总人口的 0.11%。而使用畬族语的单语人为 0.15%,应是 965 人^{[5] (P239-330)}。

因此有学者推测:畬族虽然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畬语的不足千人,而且大多是双语人,其中的大部分人的第二语言比本民族语流利,可能再过若干年后,畬语也将陆续消亡^[6]。

游文良则认为:在现代畬语的中心区,也就是全国最大的现代畬语方言区的“闽东区”使用畬语的畬族人口 18.4 万多人^{[4] (P32)}。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相去甚远的看法,主要由于研究各方对使用畬族语言界定的标准不太一致。徐世璇所引用的数据中的“使用本族语人数和转用其他语言的人数分别是使用不同语言的单语人的数据,都不包含兼通两种语言的双语人。”^{[5] (P203)}而且徐世璇所指的畬语是指分布于广东省的博罗、增城等县,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畬语支的语言^{[5] (P86)}。

游文良所说的使用畬语的畬族人口包含既会畬语又会居住地方言或汉语普通话的双语人,甚至包括根本不懂畬语的畬族人口。且其所讨论的畬语是指占全国畬族总人口 99%的畬族所使用的,从古畬语发展演变而来的现代畬语。而现代畬语又分别融入各畬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显示了现代畬语的地域性特点^{[4] (P16-24)}。

其实,一些学者认为的畬族绝大部分人都已转用客家话了,只有少数使用接近炯奈话的畬族人口才算是在使用畬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畬语等于炯奈话的观点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7]。

我们既不能以从前的标准单纯地从单语人人数的多少来判断畬语使用的危机程度,也不能笼统地把畬族的人口直接看作畬语的使用人口,而必须考虑多项综合的指标。

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闽东畬语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界定畬语是否该列入濒危语言的行列,其标准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畬语的使用人数:主要看畬族母语使用人数在整个畬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畬语使用者人数体现出的逐渐递增或递减的趋势。

闽东畬语的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保留型、局部保留型、残存型和转用汉语型。而导致这四种类型产生的主要因素与聚居点畬族人口的比例、聚居或散居、交通的方便与闭塞等情况密切相关。

保留型。其特点是大部分人在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畬语,畬语在这一地区还有相对稳定的活力。这一类型的畬族大都较集中居住,地处偏远闭塞的乡村,这种地理位置成为这些畬村保留畬语的主要因素。畬语的使用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外来语言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母语使用人数多、比例大,在母语使用者中青少年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在中老年的日常生活中母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畬语是他们在村寨和家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日常交际工具。属于这一类型的地区有穆云乡的溪塔村,康厝乡的红坪村,溪南镇的白露坑等畬族人口占 80%以上的畬族村中。据抽样调查此类村庄中约占 80%的人能讲畬语,按 2006 的统计数据,全市畬族人口占 80%以上的民族村共有 85 个,畬族人口 59020 人,按此估算,全市畬族人口 80%以上畬族村约有 47200 人能讲畬语。

局部保留型。其特点是只有一部分人在部分场合、不同程度地使用畬语。这一类型的地区虽然是畬族聚居区,但与外界的接触相对较频繁,较早地接触了汉文化,成为汉、畬双语区。畬语的使用人口较少,使用范围较窄,使用领域较小,使用频率较低,只有少数年龄较大的畬族人在少数特定的场合使用畬语,汉语方言为其主要的交际工具。宁德市 39 个畬族人口占 60—79%的畬族村大都属于这一类型。比如:福安溪潭乡的溪北村;穆云乡的岭坑、王楼;湾坞乡的坑源、梅洋;霞浦沙江的大坪村等,在日常交际中以使用汉语方言为主,畬语居于次要地位,畬族年轻人大多已转用汉语方言,或仅在家中与年龄较长的人交流时才偶尔使用。据抽样调查,此类村庄中约占 40%的人能讲畬语,全市此类畬族村共有 39 个,21343 人,按此估算,约有 8500 人左右会讲畬语。

残存型。指只有少量人还会使用畬语,而且其语言使用能力与前两种相比较弱,主要是人口比例占 60%以下的畬族村,如湾坞乡的炉山、半岛;佳阳乡的象洋;前歧乡的桥亭、井头;秦屿镇的洋里、方家山等。这些村落大多与汉族杂居,存在较多的畬汉通婚现象。由于居住地及周边大都是汉族,使用畬语的范围大大受到限制,只剩下一些老人会讲畬语,平时也只限于家庭及老辈人之间的交流,年轻一代大都使用汉

语方言。据抽样调查,此类村庄中约占 20% 的人能讲畬语,全市此类畬族村共有 115 个,49929 人,按此估算,全市此类畬族村有 10000 人左右会讲畬语。

转用汉语型。主要是居住在全区各市、县、乡镇的非农村人口,全市约有 51100 人。这部分畬族主要是在县城工作的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其中很大部分存在畬汉通婚现象,因此对畬语仅存着儿时的记忆,他们的后代更谈不上会说畬语了。

通过对畬语四种使用类型的分析,我们估算目前闽东能讲畬语的人数大约为 65700 人左右,约占全市畬族人口的 36%。

2、从畬语的使用者年龄来看:如果畬语使用者的年龄偏高,出现传承断代,便是畬语濒危的一个表征。

我们发现较熟练的畬语使用者的年龄大都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老人中,即年龄越大,畬语使用者越多;年龄越小,畬语使用的比率也越小。即使是畬族人口占 80% 以上的畬村,主要的使用人口基本上集中分布在中老年人中,使用畬语母语的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如果将畬语的使用范围延展到畬汉杂居村落,或是与外界接触较多、交通便利的地区,畬族青少年使用畬语的人口比例就更少了。

3、畬语的使用范围:一般来讲,濒危语言的使用范围会逐步缩小,且有一定的规律,主要是从社会逐步退缩到家庭,最后趋于消亡。

目前闽东畬语的使用范围大概分两种情况,一是在畬族人口占 80% 以上的畬村,会说畬话的人相遇时会用畬语交流,但也时常兼用汉语方言。即使在畬语中也夹杂着大量的当地汉语方言词汇和汉语句子。另一种情况是畬族人口不占完全优势的村落,畬语的使用仅限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交流。因此,畬语已不具有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现代社会交际领域中的使用功能,在村落、家庭内的原有使用功能虽然还部分留存,但显然已经大大受到限制。

4、语言态度:一个民族对某种语言的价值及其走向的主观态度,可以决定语言的选择。因为语言属于使用群体,所以畬族人民自身的愿望和态度对畬语的前景至关重要。

通过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方式,我们对畬民的语言使用态度和语言观念进行了调查。从畬民整体的语言观念看,中、青年人对其母语的价值观念正朝着不利于其传承、发展的方向发展。人们虽然表现出对自己母语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但又对母语在交际过程中的逐渐削弱表现得无可奈何。其中大多数人还

认为掌握汉语普通话和当地方言比畬语显得更为重要。

四

可见,目前闽东畬语的使用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畬语使用人数上,畬语使用者所占的比例约 36%,且大都是兼通汉语的双语人。真正的畬语单语使用者目前已基本上找不到了,仅在一些畬族村的 80 岁以上老人中零星存在。如畬族人口占 100% 八都猴盾村有三位 90 岁以上雷姓老人,畬族人口占 95% 的漳湾乡雷东村有一位 83 岁的雷姓老人是单语人。这些单语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年纪很大、足不出户,有的只能常年卧床,只在家庭的狭小范围内使用畬语,他们的子孙辈大都是精通当地方言的双语人。全市范围内的畬语单语人乐观地估计还不到 200 人,而且这个数字在若干年后将急剧减少。

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绝对数与民族人口总数之间的比例是衡量某种语言是否濒危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在指标。我们大致将这一比例设定在 10% 左右^[8]。如果依据这一比例,我们暂时可以不将畬语归入濒危语言的行列。

其次,畬语的使用范围日益缩小,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其使用的地理范围大多局限于畬族人口占 80% 以上的畬族村,约占整个畬族村的 30%。如畬族人口占 96% 的霞浦溪南镇白露坑,全村 1400 余人,虽然人人都会畬语,但畬语的使用领域依然极其有限,主要用于本村内部非正式的民间交际,一旦有外人介入或与外界交流的时候,村民就会自动选择处于强势地位的当地方言。

再次,畬族村民对本民族语言虽然有着深厚的感情,认为应该世代流传下去,但由于受到日益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畬村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年轻一代更多的是选择外出打工、找工作。在语言观念上总体表现出顺其自然、任其发展的态度。再加上近些年来政府实施“造福工程”,为使畬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进行了“朝向平原地区和中心市场的”大规模迁移活动^{[9] (P323)},1999 年实施“造福工程”以来,福安市已先后搬迁了 387 个畬族自然村,大大改变了畬民原本相对闭塞、独立的生活空间。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与外界的交往不断增多,居住地汉语方言借词大量渗入到畬语的核心领域。现代畬语中的许多新事物、新观念只能用汉语方言来表达,如“冰箱、电视机、手机”

等词汇大都要使用汉语借词,且大都是音译词,其中有的就直接照搬汉语方言的声、韵、调。如“旱灾”,福安、罗源畬语叫“做旱”[tsɔ̌(5) aŋ(6)];“窗户”,福安畬语叫“窗门”[tɔ̌ŋ(1) mun(2)];“哑巴”,福安、罗源畬语叫“病哑”[p'iaŋ(6)ɔ̌(3)]等^{[4] (P592)}。

以上分析的几个方面又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密切相关的。如语言使用人数的减少跟语言的使用范围、语言观念的变化甚至语言结构的变化等都密切相关。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畬族青少年大多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他们在升学、求职、生活等社会活动领域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必然引起他们语言观念和语言需求的变化。由于畬语已不能满足其变化了的社会交际的需要,他们便不再使用畬语,而转用功能强大,能满足其升学、求职、生活需要的强势语言,从而导致畬语使用人口必然日益减少,使得使用本族语的人口总量和平均年龄结构发生老化。而畬语结构本身的功能衰退则是畬语使用人数减少、年龄老化的内在原因。

我们认为畬语的使用情况虽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在今后几十年内还不至于完全消失,但从目前畬语的使用功能来看已经处于比较危机的状态,而且将随着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使用功能衰退的趋势将越发明显。

每一种语言都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任何语言的消失,都意味着丢失了蕴含在这种语言中的独特的文化,意味着我们正在丧失一部分人类文明的成果^{[5] (P108)}。因此,我们如果不采取切实而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开展抢救畬族语言文化的各项工作,在不久的将来,畬语将很有可能被列入濒危语言的名单里的。

参考文献:

- [1] 徐中舒.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 [2] (清)徐珂. 清稗类钞·种族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徐元诰. 中华大字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15.
- [4] 游文良. 畬族语言[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5] 徐世璜. 濒危语言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 [6] 孙宏开. 关于濒危语言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1): 1—7.
- [7] 雷法全. 畬族使用的主要语言——畬民话[J]. 丽水学院学报, 2005 (6): 60—61, 66.
- [8] 邓佑玲. 构建濒危语言指标体系的初步设想[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 (1): 62—66.
- [9]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福安市畬族卷[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he Nationality Language Use

ZHAO Feng

(Ningde Teachers College,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 Ningde cit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has been the main settlement of She Nationality. And the population of She group in this region is as many as 190,000, making up a quarter of the whole country'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widespread of the modern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the inheritance and growth of She language have already been confronted with a serious challenge. On the basis of the survey,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number of She people in the East of Fujian who have good grasps of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 is less than 36 per cent; Furthermore, the functions of She language have been in a declination judged from the criteria used to define what an endangered language is, and the declination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with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society. Consequently, more concerns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ndangered language of She.

Key words: She Nationality; endangered language; functions